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五十九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朱然

子施續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朱治呂範以勲舊重朱然朱桓以膽勇稱皆隱然敵國有古大將之風施續沉鷺明略將領有餘竣緄之亂

懼為魏乘召漢人使兼并而為之應雖卒不行可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權謂呂範忠篤亮直可方吳漢終以大同為處之官人以求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也

贊曰天分鼎裂驚搏狼抗成霸安疆武資良將形勢深阻江山沈雄勢常北向以守為攻舟楫是利武騎無用矯矯諸臣功崇信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四

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吳臣

薛綜字季珙

胡綜字伯業

駱統父俊

陸瑁

是儀字季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高祖  
定天下求其後得陵國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

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明  
經善屬文有異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  
既附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  
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至九真事畢還守謁  
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  
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  
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  
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

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原注江表傳費禕聘

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蜀吳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裴松之曰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爲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

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

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頗有士類

謹案士類陳志作似類誤

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

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



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爾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貢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

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擣殺主簿仍見驅逐  
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  
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  
亡於郡内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  
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  
以鄉人虞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  
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

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  
武不足為所凌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  
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  
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  
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謹案士氏陳志作士氏誤通志作士氏與此合越軍南征  
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  
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

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

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征討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

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鉅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堦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又加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

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  
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  
拱手以待爾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  
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  
有斯真羣僚所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  
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  
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  
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誠信

辭藻粲爛

謹案陳志作文義信辭藻爛無誠字藻字

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

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  
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  
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  
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  
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  
瑁孫休時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



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累遷威南將軍伐交趾還道病卒瑋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於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

父綜遭時之難卽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  
遺天啟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  
恩德遠施特蒙詔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  
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  
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  
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  
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

既訓頑蔽難啟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  
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  
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  
前執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  
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盾  
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  
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  
投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

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

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  
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  
墜大皇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  
同寮之中瑩為魁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  
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  
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  
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祿以執意不移為羣  
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

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送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卬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雒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

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獻納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媚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瑩著書八篇曰新議子兼字令長清素有氣局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時為丹陽尹尚書太子太傅自綜至兼三世

傳東宮云

原注吳志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

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卒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昭烈下白帝討權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戲口將晉



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蕲春太守去江東數百里數為寇  
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  
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

見舉口

謹案舉口與毛本合今志作夏口考孫權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見黃龍當以夏口為是通

志亦作夏口

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  
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効是營始作器  
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

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世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猷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

閭謨若神可謂秘竒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  
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權與  
漢使約中分天下重申前好盟載之文綜所作也為時  
所稱未幾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偽為質作降書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民居風塵烟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天命愧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

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闕求  
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  
委楚歸漢書功竹帛垂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  
為知天命昔臣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  
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  
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  
之不成爾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  
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

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  
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  
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  
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  
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為功名不  
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  
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  
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而誰此方之民

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爾若使聖恩少加

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欵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

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嘆日月以

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

原注公羊傳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又臣今日見待稍薄

蒼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爾臣私度陛下

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  
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  
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實有罪自當奔赴鼎鑊  
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  
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  
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



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  
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  
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  
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  
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  
下邳荆揚二州聞聲嚮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

許錐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爾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先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基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受納

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  
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  
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敗亡今臣欸欸遠  
授其命若復還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  
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  
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  
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有口才曹叡使詐叛入吳令  
求廷尉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

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

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  
是聲甚盛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蕃遂謀竊發事覺亡走  
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權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  
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無儔伴烈士死不  
足相牽爾遂閉口而死權謂普曰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  
望朝廷使蕃反叛皆汝之由普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  
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  
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

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  
權愛其才弗責也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皆  
綜所作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  
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  
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  
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

令

原注吳錄冲後仕晉  
尚書郎吳郡太守

徐詳字子明

謹案吳地記曰吳  
主遣徐詳至魏魏

太祖謂詳曰孤比者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  
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橫江而遊姑

蘇是踵亡秦而躡夫羞恐天下之事  
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吳郡烏程人先綜死

謹案目錄此下有駱統傳今闕止存附傳謝淵

一篇

謝淵者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舉孝廉歷官稱職  
累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尤垂意人物統子秀被門廷  
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曰公緒早天同盟  
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  
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復無瑕玷終為顯

士淵之力也

謹案陳志謝淵在陸遜傳注此附駱統傳者以辨駱秀事合之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

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注原

廸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廸與張紘等俱過江瑁廸父綏為太僕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

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

績早亡二男一女

謹案陸績傳長子宏次子叔此云二男與績傳合陳志作一男誤

皆

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



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  
適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  
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  
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  
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  
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  
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

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受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常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惛惛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

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

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  
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  
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  
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  
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  
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  
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  
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

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

謹案

故陳志作政通志作故與此合

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

六師潛妙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謹案目錄此下有是儀傳今闕

李衡字叔平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部民聞

羊衡有人物之鑒往見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日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爾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

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  
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  
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  
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休下詔曰丹陽太守李  
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  
還郡勿令自疑仍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衡每欲治家  
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汎洲上作宅種甘  
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

原注元一統志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衡亡後兒以白母母

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存焉

謹案此卷議贊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

子建弟景

全琮

子懌緒

呂岱

徐原

鍾離牧

少子徇

潘濬

子翥萬立

秘

周魴

子處

謹案賀齊傳闕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

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  
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  
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  
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  
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

縣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柔更竒之

原注徐衆評曰  
禮子事父無私

財又不敗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  
盡父子之禮裴松之曰子路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琮雖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  
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賑救之類衆謂邀

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以百數琮傾

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

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

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

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

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君之功也於是封新陽亭侯

謹案

吳志作封華陽亭侯

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

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  
伺候不休頃之適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  
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  
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  
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  
郡險地為東安郡治富春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  
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過錢  
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焜耀閭里大會宗族六親故舊

施散千餘萬鄉邑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  
徐州牧尚公主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  
及作督師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太  
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  
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  
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  
攻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  
徼偉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

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徵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薰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八九

權深愧悔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東平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祿儀靜等亦降魏皆郡守列侯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都督孫亮立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

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也封都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岱鍾離牧傳今闕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為人  
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為郡  
功曹年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  
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部震悚後為湘鄉令治有名績  
昭烈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  
殺關羽并荊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



家興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  
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郤俘也武王以為  
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  
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  
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  
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郡從  
事謹按陳志作武陵郡通志作郡與此合樊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漢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

往足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比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謹案桓譚新論侏儒觀一節而長短可知

權大笑而納其言即

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丙亥卒濬并領亥兵屯夏口權

稱尊號拜少府進封瀏陽侯

謹按陳志作瀏陽通志作瀏與比合

遷太常

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爾不復如往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  
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撒壞  
權由是不復射雉五溪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  
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羣蠻  
衰弱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  
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執在所取  
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名士也嘗到京  
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衆

作殿濬遂斬之降人隱蕃以口辯

謹案降人陳志作歸義通志作歸義人

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  
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  
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  
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  
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服其先見濬姨兄零  
陵蔣琬為漢大將軍或有間濬于武陵太守衛旌者云  
濬遣密使與琬相聞微自託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

此也即封旂表以示濬而召旂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矣宏謂曰潘太常常切齒于君但道遠無因爾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

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  
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乃進見具陳壹之姦險由此壹  
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赤烏二年  
濬卒子肅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肅字文龍拜騎都尉  
代濬領兵早卒次子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  
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祕過辭溫問曰先君昔日謂  
君侯謹案陳志作先君昔因君侯誤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  
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于君後祕為尚書僕射

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為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秘

謹案秘陳  
志作祉

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表為九江太守

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

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

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兄並以

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玄女為妃黃武五年卒權

甚惜之

議曰越為吳患尚矣春秋之季卒仇吳而并之方孫氏

建業山越潰其腹心每掣權肘為內顧憂賀齊諸臣共  
施方畧終于弭寧然後畫長江跨淮漢立國以爭天下  
呂岱公恪屹然老成為國典刑鍾離牧清儉蹈長者之  
規潘濬方嚴疾惡義形于色梗梗有大節有吳之棟石  
也全琮以貴戚擯其忠勲又以姦子敗惜哉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魴傳今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吳自伍員多方以誤楚孫武謂兵者詭道卒以幸  
勝于是以譎為俗至權統事凌蹈江湖出沒首鼠一以



謫逞往往詐降以致敵躬為潛軍以覆截如燒孟德怒  
曹丕降郝普襲關羽致曹休誘王凌欺胡烈殆皆市井  
所不為而權侈然以為得計至於胡綜詐為吳質降文  
三條周魴自為降文七條譚張傳會反復誑誘而魴復  
自下髮尤怙冒無恥之甚者也故皆存其文而不削所  
以著其謫也予隱烈士忠肝義膽崔魏許國社稷之衛  
也斃于奸臣之手而莫之治晉祚其能昌乎

贊曰賢伯大將元寄老臣締扶宗祊燕翼康屯子魚無

耻祝髮致魏含沙中人未足為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

子偉何定

弟胤

陸抗

子晏景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箠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

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恁於零陵斬  
恁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  
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  
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  
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  
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  
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睛莫敢迂謹案睛字  
陳志作皆凱  
說皓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

赴皓聽凱自視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  
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  
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  
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  
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灾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  
空辜無罪賞無功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  
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

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寶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

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切為陛下惜天下爾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

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  
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

星為變榮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

原注裴松之載  
搜神記曰吳

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  
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  
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  
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  
見兒羣戲樂故來爾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  
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榮惑  
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  
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  
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  
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



亡六年而晉興至是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而吳滅司馬如矣

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窮困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

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執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  
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  
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  
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  
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  
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  
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

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佞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

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

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明將以

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

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

謹案世說

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

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又陸抗時為大

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

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

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

皓深警懼云

原注吳錄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今選曹白用丁奉

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今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案司馬氏考異曰世祖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為此事况皓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爾今不取凱欲廢皓以安社稷乃生平

大節也以平見拒故不能行平之謹案陳凱沒後子連志作子

連此及傳未並連此及傳未並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及表云凱數表諫

皓不能堪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

帝有何不平君所陳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

宮室宇推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復上疏曰臣

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

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原注江表傳載此表曰臣拜受明詔

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



德豈在官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  
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  
堂尸體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  
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國之柱石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

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  
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  
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  
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  
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空竭民財  
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  
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  
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

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  
釀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  
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  
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  
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  
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  
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  
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

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  
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  
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免從後  
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  
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  
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  
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

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

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

今州縣

謹案合志作州郡宋本作州縣與此合

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

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不遵  
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  
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  
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皓  
不聽暴戾尤甚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  
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原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

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懷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修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侈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數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



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  
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則社稷存  
焉皓始起宮凱表諫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  
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  
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卑意如何此宮  
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後長坐不利宮乎父之  
不安子亦何倚臣拜詔紙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中而  
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二

十三

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  
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歔如喪考妣幼  
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  
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  
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  
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  
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湯遭大旱身

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

原注桑林事見郤正傳

呂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

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

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乎曰

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

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

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

一年視

之信 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

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

修德而修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

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

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冠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謙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

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皓皆不聽以及於亡

原注按陳壽三國志謂此表疏吳人多云不聞有此其文殊甚切恐非皓之所能堪忍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及奏上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所言因以付之又按江表傳凱為皓大修宮室復兩表諫裴松之附於傳後今按傳載凱所上疏動以榮紂之滅為言此諸表疏其切直有過之者第史失其奏上之次或皓惡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載沒後子連始出其藁爾故凱弟脩字敬皆附於篇末以著凱之忠徵皓之惡云

宗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紛爭陰相譖構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覲觐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論霸之

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  
有給事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脩當至武昌往辭  
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  
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  
出尋其由竺曰頃惟脩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  
知之遜言脩所述名脩考問脩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  
道之遂下竺獄竺不勝痛毒服實告脩初權疑竺泄之  
及服乃斬竺釋脩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

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脣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脣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誠意遺以財帛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脣曰脣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

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

謹案陳志作舊風障氣此作瘴字為是

舊風亦難解疑作颶風考投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

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

則鬱霧飛鳥不經自屑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

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屑又畜水民得甘食

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

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

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屑結以恩

信者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



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  
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  
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

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謹案陳志此下  
云為柴桑督揚武

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  
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何定者汝南人本孫

權給事也後出補吏佞邪僭媚孫皓立自表先帝舊人  
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  
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挾忿譖

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  
千里遠來一犬至直絹數千足御犬率具纓紉直錢一  
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仇定而  
皓以為忠賜爵列侯陸凱既面責定臨終又陳定姦惡  
不可用定大銜恨卒譖徙凱家鳳皇元年姦穢發聞始  
伏誅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丞相遜次子也遜卒時年二十  
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

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  
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  
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  
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  
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  
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  
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  
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

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

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瀨

謹案吳志載此脫瀨字文義不可解瀨字

通志作城亦誤事見吳志甘寧傳

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

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

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皓政

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

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

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

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建國之援內非西楚之  
彊庶政陵遲黎民未入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書傳

謹案陳志作守國通  
志作書傳與此合

之末事非智者

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  
鑒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  
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  
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  
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

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  
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  
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  
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  
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  
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  
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出群小然後俗  
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  
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  
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  
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  
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  
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  
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

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



寇叛祐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  
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  
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揚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  
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  
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  
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

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免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其餘皆赦之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羊祐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利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  
宣告而取也吳人獵沔上獲晉人先傷者皆送還之抗  
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常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  
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  
而服之諸將或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時人以  
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  
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

原注習鑿齒曰夫  
理勝者天下之所

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  
於當塗權畧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滅獲收暨之智  
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  
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猷策而費人斯  
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  
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  
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  
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  
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  
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  
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畧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  
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  
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  
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  
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  
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輯寧外

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若莫若親行斯道以俟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粗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閭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衆以相危小人賤賢人君子所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

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

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故無所識至乃禁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昂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名立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

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  
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  
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  
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  
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効展其用  
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

案罰字  
北宋本

吳志  
作賞

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

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

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  
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  
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勢異也況今師所克  
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  
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  
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  
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  
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



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

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  
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  
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  
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  
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  
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  
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兵拜偏將

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

原注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

恪外甥恪誅景母生見熙景少為祖母所有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二月壬戌晏為

王濬別軍所殺乙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議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當孫皓暴虐一朝不能居有一陸凱世濟忠貞危言剴論剗厓直自以為龍逢比干甘心鼎鑊而不顧復有一陸抗世為虎臣瞰管國門內進忠規外宣威

畧屹與晉對季梁猶在隨未亡也抗之與羊祜交歡推誠任信恢弘德度特以術相傾爾議者謂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豈純臣乎春秋以其成在乎下而二君不與故書宋人及楚人平鄉而人之不與其專也人臣義無私交聘弓饒矢不越境外束修之問不行境中故抗祜之事君子不與也

原注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左氏傳楚子圍宋申叔時曰築

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敵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

楚平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  
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贊曰嗟嗟敬風扞暴彊諫不能格心僅得視面幼節忠  
赤推坐憂國虐主知畏身繫社稷

